

库藏类型学视野下的朝鲜语 有定范畴表达研究*

徐中云

[提要] 朝鲜语有定范畴表达方式包括专有名词、代词、指示词等词汇手段以及助词、词尾等语法手段。由于缺乏高度语法化、强制使用的库藏手段，有定范畴在朝鲜语中不属于显赫范畴。本文通过对汉语、英语、朝鲜语及几种阿尔泰语系语言有定范畴表达方式的对比，发现不同类型的语言间与有定范畴表达方式相关的范畴呈现跨范畴对应关系及显赫度的差异。

[关键词] 朝鲜语 有定范畴 库藏类型学 显赫范畴 跨范畴对应

一 关于有定范畴和显赫范畴

(一) 有定范畴研究

客观世界任何物质实体的存在都占据一定的空间，语言表达形式是客观世界的投射或镜像，有定范畴本质上是名词所表达的客观对象的空间限定。有定范畴的研究起源于对英语等印欧语定冠词的研究，其代表性理论有“唯一性 (uniqueness)” (Russell 1905)、“稔熟性 (familiarity)” (Christopherson 1939)、“囊括性 (inclusiveness)” (Hawkins 1978) 和“可识别性 (identifiability)” (Lambrecht 1994) 等。英语、汉语学界关于有定范畴已经有较为深入的探讨，涉及有定范畴的语义本质、表达方式、制约机制、有定范畴与其他语法范畴的互动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Hawkins 1978); Lyons 1999; 陈平 1987, 2016; 熊岭 2012; 陈振宇 2017; 等等)。

朝鲜语缺乏有定范畴的形式化标记，有定范畴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语义、语用。이운영 (1994) 等考察了名词性成分的语义特征对有定性的影响。전영철 (2002) 认为语句中体副词、体动词、重复义副词、话题标记等对名词性成分的有定性有制约作用。金康镐 (2004) 指出名词的话题性、语境等因素是制约有定表达的重要内容。朝鲜语有定范畴的研究及成果相对偏少，其表达形式和跨语言比较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入。

(二) 显赫范畴

刘丹青 (2011, 2012) 提出“语言库藏类型学 (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理论构想并论述了“显赫范畴”等核心概念，“假如某种范畴语义由语法化程度高或句法功能强大的形

* 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上海外国语大学金忠实、金立鑫两位教授的指导。论文曾在“《民族语文》创刊40周年学术研讨会”(北京 2019.10.12-13) 上宣读，与会专家给予宝贵意见。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文中尚存不足之处，概由作者负责。

式手段表达,并且成为该手段所表达的核心(原型)语义,该范畴便成为该语言中既凸显又强势(prominent and powerful)的范畴,即显赫范畴”(刘丹青 2012)。根据这一定义,一种语言中以表达某种显赫语义范畴为核心功能的库藏手段具有高度语法化、使用强制性、强扩展性等特点。吴建明(2018)指出:“显赫范畴会对个体语言的语音语法面貌产生巨大的影响,也是跨语言比较中形一义匹配复杂性的根本原因”,“有助于对语法范畴的‘可比性’或‘不对应’等问题提供较为合理的阐释”。

本文在库藏类型学视域下,通过具体语言实例^①考察朝鲜语有定范畴的表达方式,分析朝鲜语有定范畴的显赫度,进而通过汉语、英语、朝鲜语及几种阿尔泰语系语言有定范畴表达方式差异的对比,揭示不同语言间有定范畴表达方式的跨范畴对应关系。

二 朝鲜语有定范畴的表达方式及显赫度分析

(一) 朝鲜语有定范畴的表达方式

朝鲜语属于黏着语,使用丰富的形态手段表达各种复杂的语法意义和句法关系。朝鲜语缺乏表达有定范畴的特定语法化手段,因此通过使用其他范畴的表达手段间接表达名词性成分的有定义。下面从词汇手段、语法形态两方面探讨朝鲜语有定范畴的表达方式。

1. 词汇手段

1) 代词和专有名词

同其他语言一样,朝鲜语代词和专有名词可以表达有定义。例如^②:

- | | | | | | | |
|-----|-------------------|------------|-------------|--------------|------------|-------------|
| (1) | <u>na</u> -neun | oneul | hakgyo-e | an | ga-ass-da. | 我今天没去学校。 |
| | 1SG-TOP | 今天 | 学校-POST | NEG | 去-PST-DECL | |
| (2) | <u>geu</u> -boda | deo jo-eun | bangbeop-i | eop-kkesseo. | | 没有比那更好的方法了。 |
| | 那-POST | 更好-ADN | 方法-NOM | 没有-MOD | | |
| (3) | <u>seoul</u> -eun | hanguk-eui | sudo-i-da. | | | 首尔是韩国的首都。 |
| | 首尔-TOP | 韩国-POSS | 首都-COP-DECL | | | |

例(1)中的人称代词 na “我”、例(2)中的指示代词 geu “那”、例(3)中的专有名词 seoul “首尔”指称特定的人、方法、城市,是说话人和听话人都能识别的对象,因此表达有定义。

2) 指示冠形词

冠形词是朝鲜语词类的一种,置于名词前起修饰限定作用,但是不能独立使用。其中,指示冠形词包括 i “这”, geu “那(近指)”, jeo “那(远指)”,用于指称谈话双方都能识别的实体,可以表达名词的有定义。例如:

^① 文中所用语料大部分为自省语料,其准确性和适切性均得到朝鲜语母语者的验证;少数来源于其他论文或专著,随文标明出处。

^② 语料标注方法参照陆丙甫、金立鑫(2017:299-320)及相关韩语文献,标注缩写及对应内容为:1SG:第一人称单数;2SG:第二人称单数;ADN:关系小句(或定语)标记;AUX:助动词;COMP:标句符;COP:系词;DECL:陈述;DUR:持续体;HAB:惯常体;IMP:祈使;MOD:情态;NEG:否定;NOM:主格;OBJV:宾格;POSS:领有(性)的;POST:后置词;PRF:完成体;PST:过去时;Q:疑问标志;TOP:话题语(即话题标记);VOC:呼格。此外,一个语素对应多种语法意义时,使用“.”连接。

(4) yeonghi-ya, neo sajin-e i saram bo-n jeok-i it-ji?
 英熙-VOC 2SG 照片-POST 这 人 看-ADN 时候-NOM 有-MOD
 英熙啊，你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吧？

(5) yeonghi-ya, neo jinanbeon-e hakgyo-eseo manna-n geu saram gieongna-ni?
 英熙-VOC 2SG 上次-POST 学校-POST 见-ADN 那 人 记起-Q
 英熙啊，你记得上次在学校见过的那个人吗？

(6) jeo sigan-e jeo geonmul-e ellibeiteo-neun modu meojeo-beoryeoss-da.
 那 时间-POST 那 建筑物-POSS 电梯-TOP 都 停-AUX.PST-DECL
 那时那座楼的电梯都停了。

例(4)(5)(6)中的 i、geu、jeo 均为指示冠形词，分别置于名词 saram “人”、sigan “时间”、geonmul “建筑物”等的前面，谈话中说话人认为听话人能够识别该名词所指物，使用指示冠形词表达有定。上述例句中名词有定属性的判断分别是基于会话现场场景(例4)、双方共有知识背景(例5)、对前文已提及内容的回指功能(例6)。

2. 语法手段

朝鲜语的助词和词尾是表达特定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除表达基本语法意义之外，助词和词尾还兼具表达名词性成分有定性的附加功能。

1) 助词

根据고영근、구본관(2018:149)，朝鲜语的助词按照功能主要分为格助词和补助词两大类。格助词反映名词论元与动词之间的语法关系，补助词则表达说话人的态度或对名词意义的补充和说明。研究表明，名词性成分的有定性助词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号정수(1998)认为传统语法中的格助词 -ga/i、-reul/eul 可以视为不定冠词，补助词 -neun/eun、-do 则可看作是定冠词。

补助词 -neun/eun 用在名词之后，其基本功能是表示对比和标记话题^①。对比的对象或陈述的话题隐含“存在”预设，具有“可识别性”，因为只有说话人和听话人都能识别的实体才能进行对比或说明。이정민(1992)指出名词有定义是其成为句子话题的必要条件。因此，补助词 -neun/eun 在其原型功能之外，可以实现功能扩展，间接表达名词的有定语。例如(유지인 2011:36)：

(7) yennal-e baekseolgongju-raneun sarangseureou-n gongju-ga sal-go
 从前-POST 白雪公主-ADN 可爱的-ADN 公主-NOM 生活-连接词尾
 iss-eoss-da, gongju-neun... 从前有一位叫白雪的可爱公主，公主(她)……
 AUX-DUR.PST-DECL 公主-TOP

例(7)后半句中 gongju “公主”后附加补助词 -neun 表示对上文提到过的、谈话双方都能确认的对象的回指，这里补助词 -neun 所表示的名词 gongju “公主”的有定语是通过回指来实现的。-neun 既不能省略，也不能替换成主格助词 -ga，补助词 -neun 省略或替换为主格助词 -ga 均无法表达对前文 baekseolgongju “白雪公主”的回指，-neun 也就无法实现功能扩展，不能表达名词的有定语。

^① 补助词 -neun 表示对比，例如“cheolsu-neun sagwa-reul meok-go, yeongsu-neun bae-reul meok-coyo (哲渚-TOP 苹果-OBJV 吃-COMP 英秀-TOP 梨-OBJV 吃-DECL). ‘哲渚吃苹果，英秀吃梨。’”补助词 -eun 标记话题，例如“saram-eun iseongjeok dongmul-i-ta (人-TOP 理性的 动物-COP-DECL). ‘人是理性的动物。’”

需要说明的是，有定的语义特征只是补助词 *-neun/-eun* 的附加意义，其有定语扩展功能的实现是受限的，不具有强制性，因此是一种比较弱的有定语表达手段。在表示“排他”等意义时，自身具有有定属性的专有名词和人称代词后，不能使用补助词 *-neun/-eun*。例如：

- (8) a. *nu-ga banjang-i-mnikka?* 谁是班长?
 谁-NOM 班长-COP-Q
 b. *cheolsu-ga banjang-i-mnida.* 哲渚是班长。
 哲渚-NOM 班长-COP-DECL
 *b'. *cheolsu-neun banjang-i-mnida.* 哲渚是班长。
 哲渚-TOP 班长-COP-DECL

针对(8a)的疑问，(8b)中 *cheolsu* “哲渚”后加主格助词 *-ga* 意为班长不是其他人，而是 *cheolsu* “哲渚”，具有排他的含义。专有名词 *cheolsu* “哲渚”自身具有有定属性，有定性是通过其本身固有的含义决定的，不需再使用表对比或话题并兼表有定语义的补助词 *-neun*，因此(8b')是不合语法的。

2) 词尾

朝鲜语时、体、语气、情态等都通过在谓词词干上添加词尾表达。朝鲜语的词尾体系十分发达，在其核心功能以外，也可兼表名词的有定语义。

A. 通过时体词尾表达有定语义

오충연(2012)认为，名词性成分的有定语义可以通过具体的事件得以体现，即说话人在谈论某个具体事件时，其中的名词性成分也相应地获得有定语义。具体动作的完成可以成为使论元具有有定语义的充分条件。진영철(2002)通过分析“体”的属性，证明一些有“体”表达的句子隐含“存在预设”，此类语句对名词性成分的无定意义表达有限制作用，为其赋予有定的含义。例如：

- (9) a. *ai-ga hakgyo-e gan-da.* 孩子去学校。
 孩子-NOM 学校-POST 去-HAB.DECL
 b. *ai-ga hakgyo-e ga-ass-eoyo* 孩子去学校了。
 孩子-NOM 学校-POST 去-PST-DECL

(9a)中的 *gan-da* “去”表示习惯性行为，无标记的解读是陈述“孩子去学校”的一般事实，这里的 *ai* “孩子”虽然是有指，但具体是哪个 *ai* “孩子”并不明确，是无定表达。(9b)中过去时制词尾 *-ass* 使“孩子去学校”由一般事实变成具体事件，从而使句中的名词 *ai* “孩子”带有更强的有指义，即说者、听者共同认知的某个 *ai* “孩子”去了学校，*ai* “孩子”通过过去时制词尾被赋予有定的语义特征。

另外，表达动作结束后状态的词尾也可为名词赋予有定语义。例如：

- (10) a. *do-neun eunhaeng-e jeochuk-haeya han-da.* 钱应该存在银行里。
 钱-TOP 银行-POST 存储-MOD AUX-DECL
 b. *do-neun eunhaeng-e jeochuk-hae no-ass-da.* 钱已在银行存好了。
 钱-TOP 银行-POST 存储-连接词尾 AUX-PRF.PST-DECL

(10a)中，动词 *jeochuk-hada* “存储”后使用 *-eo/a/yeoya hada* 等语法成分表达“必须”“应该”等意义，表示动作的必要性，至于是什么 *don* “钱”并不是关注的重点。백몽자(1999:161)认为，*-eo/a/yeo nota* 表示动作完成后状态的保持。因此，(10b)中 *jeochuk-hae*

no-ass-da 指具体的“存钱”行为已经结束，而说者和听者对所“存储”的是哪些 don “钱”有共同的认知，动词词干后添加 -eo/a/yeo no-ass-da 使 don “钱”具有有定的语义特征。

B. 通过语气、情态词尾表达有定语

根据구분관 외 (2015:323-344) 以及고영근、구분관 (2018:404-418)，朝鲜语语气和情态看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根据 seobeop “语气”、yangtae “情态”的分类来看，两者内容相互交叉部分较多，都以表达说话者主观心理状况为主要功能。“语气 (mood) 和情态 (modality) 通常纠缠在一起，是两个很难撇清的概念，在功能上都表示说话者的主观态度” (陆丙甫、金立鑫 2017:217)。因此，在讨论名词有定语的表达时，本文将二者放在一起讨论。오충연 (2012) 强调，语法形态和语义、功能不是一一对应关系。有定性作为句子命题内部的重要语义构成要素，可以通过体现说话人语气、态度的词尾形式得以实现。例如：

- | | | | |
|---------------|-----------|--------------|-------------|
| (11) a. ai-ga | chack-eul | ing-neun-da. | 孩子读书。 |
| 孩子-NOM | 书-OBJV | 读-HAB-DECL | |
| b. ai-ga | chack-eul | ing-neyo. | 孩子在读书啊! |
| 孩子-NOM | 书-OBJV | 读-MOD | |
| c. ai-ga | chack-eul | ik-deora. | 孩子(那时)在读书呢。 |
| 孩子-NOM | 书-OBJV | 读-MOD | |

(11a) 中动词 ing-neun-da 是谓语动词 ikda “读”的基本形，陈述“孩子读书”的事实，是无标记的解读，ai “孩子”是否为说话人、听话人所共同认知的对象并不明确。백봉자 (1999:155) 认为，词尾 -ne 表达感叹。因此，(11b) 中 -ne 的基本功能指说话人在看到“孩子读书”的场景后发出的感叹，同时由于发话时说者、听者双方是在“孩子读书”的现场，因此句中的 -ne 除了表达感叹还能兼表 ai “孩子”是有定的。同理，백봉자 (1999:214) 指出，说话人回想过去的经历并向听话人描述时使用 -deora。因此，(11c) 是说话人对亲眼目睹过的“孩子读书”场景的回想，ai “孩子”是说话人和听话人认知世界中可以确认的具体对象。由例 (11) 可以看出，在保持句子其他成分不变的前提下，仅改变动词 ikda “读”词干后的词尾，名词 ai “孩子”由不确定的指称变成说话人、听话人都能识别的有定对象，所以这些情态、语气词尾有兼表名词有定语的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助词手段还是词尾手段，其本身的语法功能并不是名词性成分有定意义的决定因素，很多情况下朝鲜语普通名词指称内容的判断需要依赖具体语境。例如：

- | | | | |
|-------------------|---------------|------------|------|
| (12) goyangi-neun | saengseon-eul | meok-eoyo. | 猫吃鱼。 |
| 猫-TOP | 鱼-OBJV | 吃-HAB.DECL | |

脱离具体语境，例 (12) 的语义内容至少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对 goyangi “猫”这一类动物食性的介绍，另一种则是对某一只特定的 goyangi “猫”的具体行为的说明。前者表类指，后者表定指，而消除此类歧义的方法只能依靠语境。因此可以说，缺乏冠词类语法手段的朝鲜语，其名词性成分的有定性属于语用概念。

(二) 朝鲜语有定范畴的显赫度分析

朝鲜语有定范畴的表达方式包括词汇手段和间接的语法手段。虽然朝鲜语指示冠形词 i、geu、jeo 以表达有定语为其基本功能，但并不像英语定冠词 the 那样具有使用强制性，如祈使句“(i) keopi deu-seyo ((这) 咖啡 喝-IMP). ‘请喝咖啡。’”中的 i “这”可以省略，通过表达祈使语气的词尾 -seyo 就可以实现有定表达。除了“geu abeoji-e geu adeul (那 父亲

-POST 那 儿子) . ‘有其父必有其子。’等俗语之外, 朝鲜语指示冠形词 i、geu、jeo 的扩展功能并不多见。오충연 (2012) 也指出, 指示冠形词虽然有类似冠词的封闭性词类的特点, 但是 i、geu、jeo 等充其量只能成为指示事物的指示词, 而不像冠词那样能够形成一定的限定体系, 比如指示冠形词与数范畴无关, 也不会引起动词的屈折变化以及相关的一致现象等。

刘丹青 (2011) 认为, 从语义、语用角度观察语言库藏, 按照跨语言的入库能力和显赫度, 名词的指称义按等级排序为“有定 > 无定 > 实指 > 类指”。根据 Greenberg (1978)、Diessel (1999), 指示词的直指功能逐渐弱化并消失的过程, 就是指示词语法化为冠词的过程。朝鲜语中的指示词 i、geu、jeo 除了作指示冠形词外, 还可充当指示代词独立使用, 而且直指仍然是其重要功能。有定范畴在朝鲜语中并没有专门的表达手段, 看似与定冠词最接近的指示冠形词语法化程度也不够高, 因此朝鲜语指示冠形词不能视作冠词, 有定范畴也不能 (至少目前还不能) 作为显赫范畴进入朝鲜语的库藏。

三 有定范畴的跨语言对应分析

“定指的观念具有普遍性, 但定指的表达方式有民族性, 定指观念和定指形式之间在认知上的映射关系也因语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黄锦章 2004)。有定范畴具有人类语言语义共性, 通过不同语言中有定范畴的表达手段可以观察有定义表达的语际差异。按照形态分类标准, 汉语、英语、朝鲜语分别属于孤立语、屈折语和黏着语; 按照语言的谱系分类, 汉语、英语分属于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 有些观点认为朝鲜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因此, 我们选取与朝鲜语不同类型、不同语系的汉语、英语以及与其语言特征类似、可能具有发生学关系的阿尔泰语系语言, 从有定范畴出发, 对各语言有定范畴表达手段进行跨语言比较, 揭示这些手段与其他表达形式或范畴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在各语言间的跨范畴对应关系, 以期发现不同语言有定范畴表达方式语际差异的类型学意义。

(一) 英语、朝鲜语有定范畴的不平衡对应关系

如前所述, 有定范畴作为英语中的显赫范畴, 有其特定的语法化表达手段, 定冠词 the 的扩展功能——类指义, 在汉语、朝鲜语等无冠词语言中是通过表达其他范畴的手段来实现的。白鸽 (2015) 考察了十几种语言后发现, 有定范畴显赫的语言表达有定义的语言手段, 其表达类指的功能也相对强大, 而有定范畴不显赫的语言表达有定义的手段没有类指义的扩展功能, 类指义通过复数或光杆名词来表达。朝鲜语类指可以通过光杆名词或复数来表达, 从这一角度也证明有定范畴在朝鲜语中不够显赫; 英语的定冠词与朝鲜语表类指义的复数名词或光杆名词通过类指义实现跨范畴联系。另一方面, 朝鲜语助词和词尾发达, 接在体词、谓词后的这些黏着成分除了其基本功能外, 还可以实现表达有定义的扩展功能。“物尽其用原则”的用途主要体现在“让语言库藏中的语法手段尽可能得到充分利用”以及“让容易激活、可及性强的显赫范畴得到充分利用”两个层面 (刘丹青 2014)。根据这一解释, 朝鲜语发达的助词和词尾中, 部分能够进入语法库藏, 在表达其原型功能 (如话题、时、体、语气、情态) 的基础上发挥“物尽其用原则”进行“领地扩张”, 兼具有定范畴的表达功能。如前所述, 朝鲜语兼表有定范畴的手段较多, 下面以指示冠形词和过去时词尾 -ass/eoss/yeoss 为例, 展示英语、朝鲜语有定范畴及其他范畴之间的错位匹配关系, 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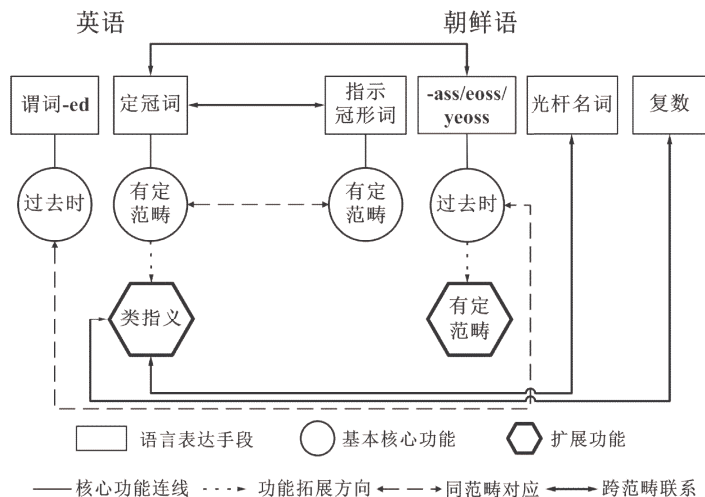


图1 英语、朝鲜语中与有定范畴相关的跨范畴对应

图1表明，一方面，英语中的有定范畴通过定冠词来表达，有定范畴的显赫性促使定冠词手段兼表类指功能，而类指义在朝鲜语中可以通过光杆名词和复数来表达；另一方面，朝鲜语有定语义的表达手段除了以有定语义为基本功能的指示冠形词之外，还通过以表达时范畴为基本功能的词尾手段来实现。因此，英语中的有定范畴与朝鲜语中的指示范畴、时范畴及名词范畴之间建立了一对多的跨范畴联系。换言之，朝鲜语要通过多种手段对应英语中仅通过一种手段来表达的有定范畴，从而揭示了有定范畴在两种语言中显赫度的差别。

(二) 汉语、朝鲜语有定范畴表达方式对比

根据石毓智(2002)、Chen(2004)等的研究成果，汉语表达有定范畴的手段除了专有名词、人称代词、指示词等词汇手段外，最重要的就是语序和句法位置等句法手段，语序和句法位置的变化对汉语语法结构和语义关系都会产生影响。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人来了”和“来了人”的不同，“人”在动词前表示已知信息，是有定的，而在动词后在表示新信息，是无定的。再如，“把”字句的基本语法意义为“主观处置”，由于被处置对象一般是已知的实体，因此通常情况下“把”字句的宾语是有定的。前文已提到，朝鲜语助词和词尾十分发达，复杂多样的语法手段使其体现出极强的扩张力，可以兼具表达超越其基本语法功能的其他语义范畴。以表达话题和对比为原型功能的补助词 *-neun/-eun* 同时可以表达名词性成分的有定属性；以表达时、体、语气、情态等为主要功能的词尾由于隐含“存在预设”，可将其功能扩展到汉语中通过句法手段表达的有定范畴的领地。

“一种语言手段的语法性或语法化程度越高、使用频率越高、能产性和强制性越大，其扩展力和适用域越广，它就越有资格成为显赫库藏，大致表现为：形态手段 > 句法手段 > 词汇”（刘丹青 2011）。汉语、朝鲜语两种语言中功能强大、扩张力强的语法手段（即汉语的句法手段、朝鲜语的形态手段）是各自语言中较为强势、能够进入库藏的手段。按照语言手段进入显赫库藏的顺序，汉语为：句法手段 > 词汇，朝鲜语为：形态手段 > 词汇。以表达“话题”的语法手段为例，汉语主要依靠动词前的句法位置，朝鲜语则是通过补助词来实现，而这两种不同语法手段在各自的语言中都具有显赫地位，因而同时可以兼表有定功能，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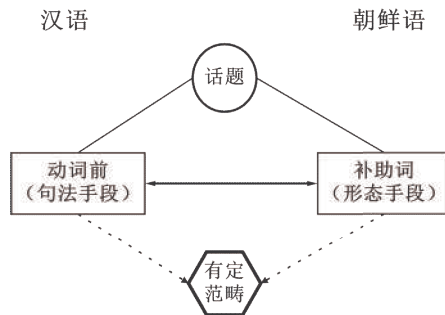


图2 汉语、朝鲜语中与有定范畴相关的跨范畴对应 (图例同图1)

(三) 朝鲜语与几种阿尔泰语系语言有定范畴表达形式比较

朝鲜语各种语法意义和范畴通过助词和词尾等黏着成分来表示, 这和阿尔泰语系语言相类似。根据文献考察, 阿尔泰语系的诸多语言也是无冠词语言, 名词性成分指称的有定义义除了使用专有名词、指示词表达之外, 也可以通过语句中名词及动词后的黏着成分间接表达。伯纳德·科姆里(2010:154)指出, 土耳其语只有有定直接宾语带特殊宾格后缀(或它的元音和谐变体), 所有其他直接宾语都用跟主语一样的没有后缀的形式, 如例(13)所示:

- (13) a. Hasan öküz-ü ald_i. 哈桑买走那头牛。
 哈桑 牛- OBJV 买
- b. Hasan bir öküz ald_i. 哈桑买走一头牛。
 哈桑 一 牛 买

例(13a)在直接宾语后添加宾格形态标记 *-ü* 后表示“哈桑”买的“牛”是谈话双方都能确定的对象, 是有定的; 而例(13b)直接宾语后宾格标记缺省, 则表示“牛”是无定的。

同土耳其语宾格标记一样, 撒拉语宾格标记也能表达有定指称, 例如(马伟 2015):

- (14) Hasan gölex-ni al-jī. 哈桑买了那(几)头牛。
 哈桑 牛- OBJV 买- PST

例(14)成立的前提是说话人和听话人都知道“哈桑买牛”的事实, 宾格标记 *-ni* 的使用可以表示有定的“那一头”或“那几头牛”。

维吾尔语名词的有定义义可以使用指示代词等词汇手段表达, 也可以通过表示特定语法意义的形态变化间接表达; 维吾尔语除宾格词尾、人称词尾外, 附着在动词上的态范畴形态也可以表达语句中名词性成分的有定义义(阿依克孜·卡德尔 2015)。

以上分析显示, 朝鲜语与阿尔泰语系语言有定范畴的表达方式可以归纳为“大同小异”。“大同”体现在: 有定范畴的语法化程度还不够高, 缺乏类似定冠词的专属表达手段, 有定范畴在这些语言中均不属于显赫范畴; 发达的黏着成分“物尽其用”, 可以兼表有定功能。“小异”体现在: 各语言内部间接表达有定范畴的黏着成分存在差异, 如土耳其语、撒拉语、维吾尔语宾格词尾的隐现与宾语的有定性有关, 而朝鲜语的宾格词尾则未表现出此类特征。

四 结 语

有定范畴是人类语言中的共性范畴, 本文尝试在语言库藏类型学显赫范畴理论的视野下,

比较汉语、英语、朝鲜语及几种阿尔泰语系语言有定范畴的表达手段及显赫程度。在英语中，有定范畴是显赫范畴，有专属强制使用的语法手段；而汉语、朝鲜语及几种阿尔泰语系语言则是通过各自语言中显赫范畴表达手段的扩展功能来实现的。各范畴间的显赫度呈现复杂多样的错位匹配关系，厘清这些范畴间的对应关系，能够更好地揭示各语言的类型学特点。

参考文献

- [1] 阿依克孜·卡德尔. 2015. 《维吾尔语名词的有定和无定》，《语言科学》第6期.
- [2] 白 鸽. 2015. 《定指标记与类指义的表达——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外国语》第4期.
- [3] 伯纳德·科姆里. 2010. 《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沈家煊、罗天华译，陆丙甫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4] 陈 平. 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第2期.
- [5] 陈 平. 2016. 《汉语定指范畴和语法化问题》，《当代修辞学》第4期.
- [6] 陈振宇. 2017. 《汉语的指称与命题——语法中的语义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7] 黄锦章. 2004. 《当代定指理论研究中的语用学视角》，《修辞学习》第5期.
- [8] 刘丹青. 2011. 《库藏类型学构想》，《当代语言学》第4期.
- [9] 刘丹青. 2012. 《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10] 刘丹青. 2014. 《论语言库藏的物尽其用原则》，《中国语文》第5期.
- [11] 金康镐. 2004. 《限定性的表现样相》，庆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2] 陆丙甫、金立鑫主编. 2017. 《语言类型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3] 马 伟. 2015. 《撒拉语名词（短语）的有定与无定范畴》，《语言研究》第2期.
- [14] 石毓智. 2002. 《论汉语的结构意义和词汇标记之关系——有定和无定范畴对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当代语言学》第1期.
- [15] 吴建明. 2018. 《语言类型学的前言探索——寻求“库藏”的眼光》，《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16] 熊 岭. 2012. 《现代汉语指称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7] 고영근, 구분관. 2018. 『개정판 우리말 문법론』, 한국: 집문당 (高永根、具本宽. 2018. 《修订版 韩国语语法论》，首尔：集文堂）.
- [18] 구분관 외. 2015. 『한국어 문법 총론 I』, 한국: 집문당 (具本宽 等. 2015. 《韩国语语法总论 I》，首尔：集文堂）.
- [19] 목정수. 1998. 「한국어 격조사와 특수조사의 지위와 그 의미: 유형론적 접근」, 『언어학』 23: 47-78 (睦正洙. 1998. 《韩国语格助词和特殊助词的地位与意义：类型学的视野》，《语言学》第23期）.
- [20] 백봉자. 1999. 『외국어로서의 한국어 문법 사전』, 한국: 연세대학교 출판부 (白凤子. 1999. 《作为外语的韩国语语法词典》，首尔：延世大学出版部）.
- [21] 오충연. 2012. 「국어의 명사 한정 체계」, 『어문학』 117: 69-99 (吴忠延. 2012. 《国语名词限定体系》，《语文学》第117期）.
- [22] 유형선. 1997. 「명사의 한정성」, 『한국어학』 5: 153-182 (柳亨善. 1997. 《名词的有定性》，《韩国语学》第5期）.
- [23] 유지인. 2011. 「한국어 한정성 조사 범주 연구」, 경희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刘智仁. 2011. 《韩国语有定性助词范畴研究》，庆熙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4] 이운영. 1994. 「국어의 한정성에 관한 연구」, 서울대학교 석사학위 논문 (李云英. 1994. 《韩国语有定性研究》，首尔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5] 이정민. 1992. 「(비)한정성/(불)특정성 대 화제(Topic)/초점 개체 층위/단계 층위 술어와도 관련하여」, 『국어학』 22: 397-424 (李政民. 1992. 《(无)有定/(非)特指与话题/焦点以及个体/阶段谓词的关系》, 《国语学》第22期).
- [26] 전영철. 2002. 「한정성 효과: 한정성 제약과 비한정성 제약」, 『언어와 정보』 6(2): 83-104 (全永哲. 2002. 《有定效果: 有定制约与无定制约》, 《语言与信息》第6卷第2期).
- [27] Chen, Ping. 2004. Identifiability and definitenes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42(6): 1129-1184.
- [28] Christopherson, Paul. 1939. *The Articles: A Study of Their Theory and Use in English*. Copenhagen: Munksgaard.
- [29] Diessel, Holger. 1999. *Demonstratives: Form, Func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30] Greenberg, Joseph H. 1978. How does a language acquire gender markers?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s*. Volume III: Word Structure, pp. 47-8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31] Hawkins, John A. 1978. *Definiteness and Indefiniteness: A Study in Reference and Grammaticality Prediction* (Croom Helm linguistics series). London: Croom Helm & Atlantic Highlands N. J.: Humanities Press.
- [32] Lambrecht, Kund. 199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A Theory of Topic, Focus, an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Discourse Refer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3] Lyons, Christopher. 1999. *Definitene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4] Russell, Bertrand. 1905. On denoting. *Mind*, New Series, 14(56): 479-493.

A Study on Definiteness Expressions in Kore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XU Zhongyun

[Abstract] The definiteness expression devices in Korean include proper nouns, personal pronouns, demonstratives and other lexical means as well as postpositional particles, suffixes and other morphological me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xpression of definiteness in Korean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efiniteness category in Korean is not a mighty category due to a lack of highly grammaticalized and obligatory linguistic means.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the definiteness expression devices in Chinese, English, Korean and several Altaic languages reveals a mismatch in the categories employed to express definiteness and a discrepancy in mightiness of the definiteness category.

[Keywords] Korean definiteness category Linguistic Inventory Typology mighty categories cross-category correspondence

(通信地址: 221018 徐州 徐州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